

焚信五百封

李欣岳

終於熬過了這世紀末的聖嬰年，走過了諸事不順的詭異。

這該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新年。從九六年的狂牛症，去年初的口蹄疫，再來是目前正熱的禽流感。牛、豬、雞，一種種的飛禽走獸被人們殺光，那再來呢？也許諾亞方舟不遠矣！舊約聖經的記載，自諾亞方舟後，才有了後世人們一路百轉千迴的走來，直到現在的一日千里，真是讓人慶祝的諾亞方舟。

寒假的假期悶的發慌，留在學校宿舍的蕭索當中，整理了抽屜一疊又一疊的信件，有她的也有她的，當然他的也不少。文章是案頭之山水，那信件，可反倒成了行囊中的累贅了。瀟灑的步伐，變的拖泥帶水的成何體統？

余秋雨說的好：「人生是一個過程，如果把每一個階段的遺留物全都壓在肩上，今後的路還怎麼走？」沒有他棄書五千冊的錯綜複雜，我只是單純的幾封信，索性放把火全燒了。該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！因為父親是個軍人，長年在外，小時候，和父親聯絡的唯一方式，便只有雁字往返了，從學注音符號起，似乎便注定了我和寫信的不解之緣。所以，從小便有寫信的習慣，即使來到了這個號稱科技搖籃的大學，電子郵件方便得讓人咋舌，但還是喜歡在夜闌人靜時點盞暈黃的桌燈，給遠方的友人寄些問候，一撇一捺，皆有我自得的樂趣。

再重新回顧這一頁頁的心情，與友人們因意見不合而引發的爭執自然不在少數，事後回想，總是意氣之爭多於理性思考，真理愈辯愈明嗎？未必吧！誰能像約翰福音中耶穌向人所言那般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告訴世人：我已勝了這個世界。就連十二門徒中的彼得，在伯賽大的野地，耶穌行完五餅二魚的神蹟後，問門徒說他是誰？在門徒衆說紛紜之際，彼得認耶穌為基督。可是到耶穌被出賣時，在客西馬尼園衆人環繞之際，雞鳴前，彼得也曾經三不認主。對真理的堅持，大概人人皆像彼得如此吧！到了提摩太後書，使徒保羅澆奠之際，告訴世人：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……。」保羅的話，讓人聞之動容，希望在堅持真理與夢想後，我也能如他這般驕傲的告訴別人。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。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花自飄零水自流。也好，這一年的雁字往返，都隨它去吧，雖然那是一整年來最忠實的心理歷程，伴隨過我無數個寂靜的深夜。但回首心情是挺難堪的一件事，正如同李白詩云：，卻顧所來徑，蒼蒼橫翠微。是如此這般的歷歷在目。

李清照的一剪梅：雲中誰寄錦書來，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。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此情無計可消除，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。陸游的釵頭鳳：桃花落，閒池閣，山盟雖在，錦書難托。莫，莫，莫！和這兩位大詞人相比，我既沒有李清照因新婚夫君的遠行而依依不捨，也沒有陸游亡國的悲痛。有的，大概只是種為賦新詞強說愁般的小情小愛罷了。神往於蘇軾與佛印禪師那般交心的友誼，有蘇軾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那樣的才

氣縱橫，也有佛印禪師「一屁打過江」那樣的知友甚明，想來不禁讓人放聲長笑。

大學四年，轉眼就剩最後一學期了，想做的事還有幾件，想看的書還有幾本，但隨之而來的預官考試、研究所考試……，卻讓人不敢多想，好個吳京部長，好個教改，看著整天喋喋不休的教改爭議只讓人頭痛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後世自有公斷的。隔壁南韓大學生街頭抗爭了十年，現在面對的不就是一個搖搖欲墜的經濟，而隔岸的美國，仍是呼風喚雨的經濟強權。

那一張張朋友寄來的照片怎麼辦呢？留著好了，將來爭執時可以拿來射飛鏢。看著火光吞沒了一張張心情，也不是完全無動於衷的，但至少，燃燒的炙熱可以溫軟冬夜的寒冷，一如它們曾照耀過我心中的陰霾。連前些日子給自己列的閒書單，密密麻麻的也順便燒了吧。

突然有種秦始皇當初一廂情願焚書的志得意滿，心情頗坦然的。該去念我研究所要考的經濟學了。

董挽華老師：非關秦皇島焚書，非關林黛玉焚稿，當是：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著標竿直跑。」（聖經腓立比書 3:13~14），亦當是：「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，或飽足，或飢餓，或有餘，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。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」（聖經腓立比書 4:11~13）

董毓葳老師：為人真灑脫，為文稍零散。倘能枝節盡去（如刪去一、二段）線索在手（信去自在），則更上層樓矣。